

「命定」與「突圍」

——《西遊記》所蘊藏的一個思想事件

◎ 熊芳亮

唐僧為甚麼去取經？是甚麼將千餘年來一直信奉著「不知生，安知死」的儒生從對「敬鬼神而遠之」的「治國平天下」的現實關注中轉向也許並不存在的「神魔」之域？他們在尋求甚麼東西？為甚麼會有《西遊記》這部小說在中國的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出現？

一 為甚麼要取經？——「三界」原有秩序被打破的必然

《西遊記》中的世界圖景，乃是天界（玉帝）、人界（皇帝）、佛界（如來）「三界」共構，三界各有自己最高的統治者，三者的張力關係維持著這個「世界圖景」的暫時平衡。孫悟空「大鬧天宮」的真實意義在於他打破了天界的權威，迫使玉帝邀請西天如來佛鎮壓叛亂，整飭天界秩序¹。如來因此居有「安天」之功，在安天大會上，玉帝恭讓如來「坐了首席」²，確立了佛界名義上高於天界的地位。既然原有的秩序已經被打破，如來又怎麼可能就此束手呢？更何況無論「天」還是「人」都存在對「佛」的依賴和需要³？所謂的「取經」不過是如來為實現「佛」在「三界」的至尊地位所採取的必然戰略。要實現「佛」在人界的至高地位，莫過於讓那芸芸眾生皈依佛門。而要讓他們皈依佛門，首要的當然是要讓他們詠典頌經。可是怎樣才能使「那方眾生」擁有佛門典籍呢？只能讓「那方眾生」來取。「經」是不能送的。一是因為「那方眾生愚蠢」，「不識我法門之旨」，送過去他們會「誹謗真言」，「怠慢了瑜伽之正宗」；二是因為難以索要「人事」，送過去難免「賤賣了」。因此，只能通過凡界的「取經」方式。然而，「取經」的實施也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：作為人界的最高統治者皇帝要有「取經」的意願；要有能承擔「取經」重任的取經人。其中最重要的條件莫過於「取經」要得到皇帝的確認和支持，否則「取經」是不可能得以實施的。

為了尋求滿足條件的時機，如來等了「半千年」。人界與天界的「衝突」為如來提供這樣的機會。「魏征夢斬涇河龍王」使唐太宗夢游陰司地府，得見為其所害的眾多「冤魂孽鬼」⁴。試問，那些「冤魂孽鬼」何以存在？乃是因為「天」對「人」有一種天然的統治權，「天」有一套統治秩序：天道。作為「天」的代表的「天子」必須循「天道」而治，否則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」⁵問題是，有哪個朝代，哪個皇帝為奪取和穩固帝位沒有濫殺的？當他們知道陰間有無數「怨鬼孽魂」要報陽世的孽債——而這又是「天道」（作者在這裏雜揉了佛、道、民間的迷信等思想）的秩序使然，是「無所禱」的，他們就不能不深感危機，尋求有「所禱也」的途徑和方式。「佛」無疑為人界的統治者提供了這樣的途徑（在作者所處的時代這似乎是唯一的），「佛」能超度「亡者」升天，「有大乘佛法三藏，能度亡者升天，能

度難人脫苦，能修無量壽身，能作無來無去」。由不得唐太宗不派人來「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」取那「三藏」能真正「度鬼出群」的經。因為只有「佛」才能對違背「天道」的造成的罪孽進行補救，才能超度那些危及皇帝「來世」和「世世」統治的「亡靈」升天。

由此看來，取經是孫悟空打破人界、佛界和天界三者原有的張力關係所產生的必然結果。如來和唐太宗才是「取經」的真正促動者和受益者，兩人一拍即合，各取所需。問題是，誰去承擔取經的重任？誰能承擔取經的重任？（絕對沒有，也不會有「誰願意承擔取經的重任」的問題！他們知道一定有人去，雖然那是將是十萬八千里！）

二 為甚麼是唐僧（而不是其他人）去取經？——主體性存在的缺失

「安天」之功刺激了如來統領三界的野心，先是將「不聽說法」的二徒金蟬子貶下凡塵整肅內部的不協之音（以如來的先知先覺，他不會不知道金蟬子以後會來取經，重要的是金蟬子作為凡間俗子來取經的重大象徵意義：既是佛界反叛力量的歸附，又是人間凡界的皈依，這實在是一個一箭雙雕的完美部署）；然後不失時機地抓住唐太宗面臨的困境，派觀音去接洽取經事宜。

唐皇譴人取經，可以視為對天界的反叛，「天道」並不能給予唐朝統治的「合法」根基（他已經有違「天道」）；如來譴使來尋取經人，也可視為佛界對人界事務的干預，是對天界傳統權威的架空。但是，天界的神聖權威已經被孫悟空打破，如來已經確立了在天界的至上地位，使天界已無暇或出於對如來的敬畏不敢干預——「取經」勢在必行。

問題是，由誰去？為甚麼觀音和太宗選擇了玄奘而不是別的人？由誰去取經並非是觀音或是太宗一人說了算。太宗作為「人」的最高統治者，自然也會有自己的考慮，問題是，如何使二者的考慮達成一致。這個人需得入菩薩法眼，又要得皇上歡心。觀音為甚麼選擇了玄奘？因為「江流兒和尚」是「極種降來的佛子，又是他引送投胎的長老」，在觀音看來，正是「明智金蟬子之相」，與佛法既有前緣，也有現緣，又能實現如來「二而一」的戰略部署，實在是最佳人選。太宗最後的選擇也是玄奘。因為「他外公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，他父親陳光蕊，中狀元，官拜文淵殿大學士」，用俗話講，就是「根紅苗壯」。他現在又是當朝的高僧，由他去，自是再恰不過⁶。既然佛與人主在由誰去取經的問題上已經達成共識，那麼，就由不得唐僧不去了。唐僧並沒有取經與不取經的選擇，他根本就不會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。但是有人也許會問，《西遊記》上不是寫著唐僧是自己「請命」的嗎？

三 唐僧為甚麼去取經？——取經：唐僧的命定悲劇

問題是唐僧為甚麼要為自己「請命」？為甚麼自己「請命」獲得「恩准」之後，又說自己去取經是「不得不⁷」⁸？他到底有甚麼難言之隱？是甚麼把他逼上了「不得不」去取經的境地？

是中國幾千年的知識份子信奉的儒家思想所強調的「受命感」。在太宗問：「誰肯領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」時，唐僧自己說得再明白不過：為「保我王江山永固」「願效犬馬之勞」。他是「與陛下求取真經」，目的在於「保我王江山永固」⁹。由此看來，唐僧實在算不得一個真正「喜修持寂滅」的高僧，他骨子裏還是儒家思想那一套，只不過因為一些命定的災禍，才不得不循入空門，但是儒家的那一套「忠君」理念卻是他仍然所不能忘懷的。他

跳不出儒家為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所限定的圓圈。

唐僧出家為僧就非自願，而是「佛」（這也是作者「不得不」信奉的）所宣揚的「命定」。他的性命是長老所救，自小生長在佛門，雖然在十八歲時「削髮為僧」，卻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親生父母（「人生於天地之間，稟陰陽而資五行，盡由父母所養，豈有為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？」），並且最終為父母報仇雪恨¹⁰。從這裏可以看出，唐僧骨子裏根植著儒家的「忠孝」思想。

但是他又不能不為僧，因為「命」是佛門所救。父親復活後他選擇繼續為僧（這也是「八十一難」之一），並非是甚麼佛門教義吸引他，「立意安禪」，而是要「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」。還是儒生的「知恩圖報」的理念在影響他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他父親的悲慘遭遇使他對「宦途之路」有所畏懼所致。因此，他面臨的是「身在佛堂而心在朝堂」的困境。想「忠君」而不能、不敢「忠」，「有沐聖恩」而不能報，胸懷強烈的儒生情懷卻只能枯燈黃卷，坐禪頌經，他的生命悲劇限定了他的人生選擇。這種現實與精神的矛盾和衝突一直持續到唐僧取經的路上。儒生情懷是唐僧所最不願捨棄的。

唐太宗「尊佛」為唐僧「忠君」理想的實現提供了難得的機遇，他終於可以利用「佛法」效命。我們可以想像當選為當朝高僧、主持水陸大法會時的唐僧內心深處的歡喜，因為他終於有可能擺脫靈魂底處的困境，要不然他就不會欣然接受主持水陸大法會的重任，「頓首謝恩」接受太宗授予的「左僧綱、右僧綱，天下大闡都僧綱」的大闡官爵¹¹。

但是，玄奘的悲劇是否就此結束了呢？

如果如來沒有統領三界的野心；如果人間沒有遇到信仰危機和統治危機；如果他不是金蟬子轉世；如果他外公不是「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」，他父親也不是「陳光蕊，中狀元，官拜文淵殿大學士」，或者他父母沒有被害；如果他所講的經卷可以「度鬼」，等待唐僧的似乎是一條光明的人生之路，他的「忠孝」的信念也可以得到踐行。但是上述的假設不能成立，至少《西遊記》的作者認為不能成立。那麼，唐僧的命運悲劇和精神衝突就還要繼續。

玄奘所以可以在朝為「官」，是因為太宗以為「水陸大法會」可以「度鬼」。玄奘不過是「受命」而出。但是，當水陸大法會不能「度鬼」，不能超度亡靈時，玄奘就不能不面臨深淵：他並不能為君王解憂（不能「度鬼」的水陸大法會當即遭到唐太宗的禁閉）；而且有可能受到「欺君」（並不能「度鬼」的水陸大法會是他所主持的）的嚴罰。

那麼，當唐皇問：「誰肯領朕旨意，上西天拜佛求經？」時，他有選擇嗎？他能猶豫嗎？不能。儒生情懷使他不能：儒家思想所宣揚的「受命感」使他不能不擔當重任為君分憂；現實的處境也使他不能：他所依身的小乘佛教勢必受到冷落，「欺君之罪」甚至將使他面臨嚴重的處罰，唯一的選擇只有不顧「西天路遠」，「虎豹妖魔」，雖「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難定」，也要鼓起「正在我輩」的勇氣，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。於是他「帝前施禮道：『貧僧不才願，效犬馬之勞，與陛下求取真經，保我王江山永固』」¹²。

由此看來，唐僧不僅沒有取經「勸人為善」或者「度鬼」的動因，也沒有取經與不取經的選擇，他「取經」的使命是唐皇給定的，他必須「不能不」的去取經。在「為甚麼要取經」和「為甚麼是唐僧去取經」的問題的回答上，並沒有具有主體性地位的唐僧存在，倒是不斷的悲劇性命運，難以突圍的精神困境，最終將他逼上了「取經」的兇險之路。由此，唐僧僅僅作為一個使命的承擔者，註定要在西行的路上風餐露宿，饑肚餓腸；註定要在西行的路上迎

風冒雪，披星戴月；也註定要遭遇虎豹豺狼，頑凶魔鬼。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選擇，甚至根本就沒有選擇的可能性（他不可能跳出《西遊記》作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和《西遊記》作者所代表的、由他表現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千餘年的思想困境）。他因個人的悲劇（在「佛」這是一種「命定」）本已循入空門，卻又因無法擺脫深厚的儒生情懷而繼續做著「忠孝」的美夢，正是這個美夢使他放棄了「修持寂滅」，接受了禦封的官爵，為王「分憂」，也正是這個美夢把他帶向了「十萬八千里」之外的遙不可及的神秘之域。

「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，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」的儒生情懷還能管用嗎？頭一天還在「享受」主持水陸大法會帶來的「風光」，翌日之晨就要西行十萬八千里，與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」相比何甚於百倍？！他以甚麼來支撐他所信奉的儒家信念？他還有機會「為王分憂」嗎？這是唐僧在取經之前不能不、不會不考慮的。他一方面為「受命」意識所驅動，一方面又為現實處境所逼迫，「不得不」去取經。

那麼，既然唐僧去取經是因為他悲劇性的命定，那麼我們要問，到底誰是唐僧這種悲劇性命定的操縱者？是「佛」？是如來？是太宗？還是他自己？或者都不是，只是因為一種深入骨髓的信念：儒家思想？是甚麼使《西遊記》的作者有這樣的認定？他認為應該如何對待這種悲劇性的「命定」（這正是他要通過唐僧「取經」的故事要表露的）？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由他認定的「命定」悲劇所導致的唐僧「取經」這條苦行之路？唐僧作為一部小說的主人公，通過他的這種悲劇性經歷，小說的作者到底想向我們——一般的讀者表達一種甚麼樣的思想情懷？「取經」到底有沒有、有甚麼真正的、深刻的涵義？真是戰勝困難的決心和勇氣？真是對自然、人為的災禍的克服和超越？真是對正義的頌歌，對邪惡的鞭笞？或者本是談笑「妖魔鬼怪」的消閒之作，只能當作飯後的談資，講講故事？

唐僧的命定悲劇到底有甚麼可以深究的內涵？到底有甚麼值得我們至今反思的地方？《西遊記》的主題到底是甚麼？

四 「為身命」¹³：尋求靈魂的救贖——《西遊記》的主題

要回答上述的問題，還得從唐僧流淚說起。唐僧生性脆弱，多愁善感，在小說中「流淚」多處，在此並不一一詳考。第一次是為「無父無母」哭告師父，痛苦流涕。在西行路上感歎自己命運飄零，前程未蔔，更有「淚」無數處。作為凡界俗子，這無可厚非，就算作為佛門中人也只能說他「佛心」不深，不值得深究。但是，值得詳考的是，他在凌雲渡蛻去凡胎，到靈山拜見如來，去經堂求得真經之後，他竟然「滿眼流淚」，哭告他的徒弟（！）：「徒弟呀！這個極樂世界，也還有凶魔欺害呢！」¹⁴

原來他以為「這個極樂世界」是沒有「凶魔欺害」的！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「以為」？如果他取經還只是為了「忠君報國」，還只是「不得不」的「受命」，現在經卷已經取到，回去「繳旨」就已算是立了大功，他又何以有此慨然之歎？

是否是前面的分析有誤？唐僧真是「真心」去取經的？真是「一心向佛」「仗策孤征」的？但是，筆者對前面的分析有充足的自信，因為分析的結果是有充分的根據的。那麼，為甚麼？

只能說此時的唐僧已非彼時的唐僧，他已經在取經的路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。因為他不可能依託於他的儒生情懷來完成他的「使命」，甚至那種「受命」意識根本就不足以促動他西

行，更不可能提供給他面對種種劫難的精神支援。他「大抵受王恩寵，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」的信念在取經之前就只能給他「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難定」¹⁵的結論了。

那麼，他又是怎麼走完十萬八千里「渺渺茫茫，吉凶難定」的取經之路的？他靠甚麼信念支持他？他是怎樣給眾多的研究者以「最真心取經」和「唯一真心取經」這樣的印象的？

實際上，西行之路乃是唐僧師徒面臨命定的悲劇而尋求靈魂的突圍的過程，他們「取經」實質是在尋求靈魂的救贖。西行的路也就是他們拯救靈魂的煉獄，「八十一難」其實是對他們靈魂的蕩滌，是對「凡心」的「了卻」而非是對「磨難」的「戰勝」！

也就是說，唐僧在取經過程中開始了《西遊記》的作者也在進行的精神尋求，他已經不再將儒生式的「受命」作為取經的理念支撐，他逐步將取經視為自己靈魂的拯救，他在思考自身「命定」的悲劇性：他作為主體性的存在已經復活！

實際上，這種復活的過程在踏上取經之路之初就已經開始了。西行長安不遠，在法門寺，眾長老論說西途之艱險，唯「三藏鉗口不言，但手指自心，點頭幾度」。眾僧莫解其義，三藏曰：「心生，則種種魔生，心滅，則種種魔滅。」¹⁶他已經開始在儒家的「受命」之外尋求取經的理念依託，他已經決定以「佛心」來面對西途的兇惡。這是他覺醒的開始。唐僧去取經是出於儒家的「受命」意識和忠君思想，是一種悲劇性的「命定」，但是，從他踏上「取經」的西游之路的那一刻起，他終於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「取經」，尋求自身悲劇性的「命定」的出路問題的解答。因此，取經在唐僧看來，已不再是為唐皇求得「度鬼」的三藏真經，這個目的已經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西天「極樂世界」能否給自己以靈魂救贖和精神安慰。他的生命歷程中種種遭遇已經使他意識到自己命運的悲劇性，他希望西天極樂世界能夠給他一個最終的解脫。

這就是他在功德即將圓滿，到了靈山，見了如來，得了真經，卻為甚麼從「手舞足蹈」到「循規蹈矩」，瞬間又「滿眼流淚」¹⁷的真正原因：他「西遊」的目的，已不在取「三藏」「度鬼」之「經」，或者「取經」已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；他尋求的是自己靈魂的歸宿之處，精神的安息之地。但是，他發現靈山並不是一個「極樂世界」，並不是一個可以值得他完全信靠的地方。這裏照樣等級森嚴，照樣他尊我卑，照樣蠅營狗苟，照樣你欺我騙，照樣索要「人事」，照樣「凶魔欺害」！這並不是他歷盡千辛萬苦，嘗遍人世辛酸的目的所在！命運又一次對他戲弄！

這不能不使唐僧要問：我取得了自己所希望取得的「真經」了嗎？我的靈魂真的得救了嗎？雖然有孫悟空安慰唐僧，說：「蓋天地之不全……乃應不全之奧妙，豈人力所能與

耶！」¹⁸唐僧還是要問，因為這是事關他的靈魂歸宿的終生大事（如果現實——他的悲劇性的「命定」是不可變更的話）。這也是《西遊記》的作者要問的，也是我們，作為《西遊記》的一般讀者所應該問的。如果我們把《西遊記》不僅僅當作一部供以飯後談資的「神魔小說」，而是把它置放於作者所在的真實的歷史和思想背景之中，把它看作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，把它看作中國古代儒家知識份子的一次艱難的思想突圍。

作於2001年12月

2004年12月校改

參考文獻：

吳承恩，《西遊記》，嶽麓書社，1987年7月版。

註釋

- 1 見《西遊記》第一回到第八回。如果不以作者在《西遊記》中構築的「世界圖景」為背景，並且參照故事情節的前後連貫性，是不可能正確理解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意義的。以前在分析孫悟空大鬧天宮時，總是將它看作一個「孤立」於「取經」之外的事件，沒有考慮孫悟空大鬧天宮實際上是在為「取經」創造「必然性」的條件。這也就難怪會有各種各樣的附會、迎合式的理解了，比如「農民起義」等等完全違背作者原意的解釋。作者通過孫悟空要問的是：如果有一個孫悟空這樣的勢力或「人」反抗「天」（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對「人」的最高統治者的反抗的影射）的統治，而「天」又無能為力，該怎麼辦？一個「人」如果犯了「彌天大罪」，怎麼辦？
- 2 見《西遊記》第八回。
- 3 如來（其實是作者假如來之口說出的）對人間面臨的信仰危機和統治危機深有洞見：「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，帝王相續，治有徙流絞斬之刑，其如愚昧不明，放縱無忌之輩何耶！」——《西遊記》第九十八回。
- 4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一、十二回。
- 5 見《論語·八佾》。
- 6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7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唐僧說：「……大抵受王恩寵，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。」
- 8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9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10 見《西遊記》「附錄」。
- 11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12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13 見《西遊記》第一回。孫悟空到了南瞻部洲「一心訪問佛仙神聖之道，覓個長生不老的秘方，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，更無一個為身命者……」。
- 14 見《西遊記》第九十八回。
- 15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二回。
- 16 見《西遊記》第十三回。
- 17 見《西遊記》第九十八回。
- 18 見《西遊記》第九十九回。

熊芳亮 1980年生，男，白族，湖南桑植人，社會學碩士，2004年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社會學系，現就職於國家民委政策法規司。發表的主要論文有：〈二維視野下的社會理論——哈貝馬斯論現代性與宗教〉，《社會》2003年第3期；〈角色理論的新領域：網絡角色分析〉，《中國青年研究》2003年第12期等。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三十八期（2005年5月31日）首發，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，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